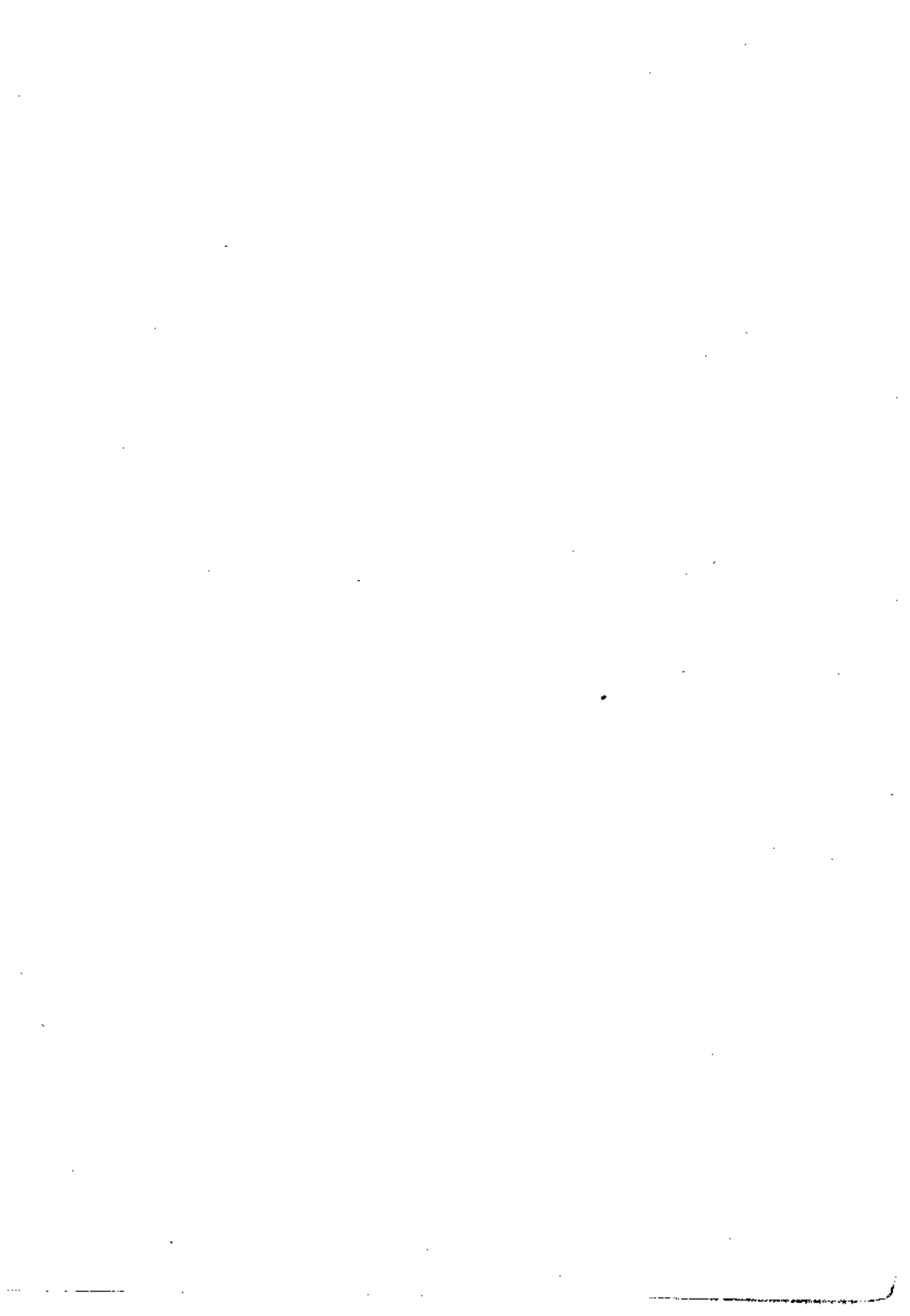


各省起義



四川

編者按：武昌起義後，各省響應，以陝西光復爲最早。但四川自保路運動以後，同志軍到處皆是，榮縣獨立，事在武昌起義前。這裏，爲使前後史事易於聯貫，仍以四川列於篇首。

四川光復

鄒魯

四川黨人，當丙午至庚戌之際，謀舉事於川西南北者屢矣。往往垂成而敗，更仆迭起，其氣益厲。清吏雖防制愈嚴，而應和排滿者乃愈衆。其提挈綱領者，川東則有楊庶堪、朱之洪、謝持。川北則有曾省齋。川西南則有廖澤寬、張培爵、楊兆蓉。而熊克武、黃金龍、張懋隆奔走內外，爲之策應。成都之叙府中學，第二小學，重慶之府中學堂，尤爲各方黨人交通會聚之所。時清廷方下詔，預備立憲。各省開諮議局，冀以消弭革命。然而親貴輩驟據要津，操海陸兵權，以新政塗民耳目，而吏治日窳。嚮之言君主立憲者，亦怏怏失望。成都學校諸生籲請速開國會，大吏遏抑不以聞，被斥逐者甚衆。士氣愈形奮激，乃轉而趨向革命矣。

辛亥四月，清廷從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請，命收川、漢、粵鐵路爲國有。以端方爲川、漢、粵鐵路督辦，借英、美、德、法銀行款修築，且不允退還川民股本。川、漢鐵路者，四川總督錫良於清

光緒二十九年（癸卯）奏定，爲官督商辦。股本四十萬，按畝派捐，農民負擔已重。其無產可破者，至鬻子以相應。驟失股權，悲憤不知所措。且貸款築路，外人要挾萬端，國權更將不保。而清廷後雖允還股本，優於湘、粵，獨薄於四川。因是成都耆老伍肇齡，及諮議局議長蒲殿俊、羅綸，川路股東會董事顏楷、張瀾等，請收回成命。護理四川總督王文韶據情代奏，兩被嚴旨申飭。於是川路公司召集股東大會，羣起力爭。各州縣股東代表，咸集成都。鄧孝可、朱山、池汝謙、江三乘競爲報章以動衆。五月二十一日，成立保路同志會。各州縣成立協會，以與清廷抗爭。朱之洪乘機以重慶股東代表至省，與同志曹篤、方潮珍、蕭參、曾昭魯、張頤、劉裕光、王殿颺、楊伯謙、劉泳閻、龍鳴劍、劉永年等及新軍中黨人密議。謂爭路者日與清廷言法律，辨是非，清廷終不悔悟。不如激揚民氣，導以革命。然成都自丁未事敗，清吏防革命甚嚴，黨人無兵力可恃，即發難亦無所濟。唯有各道同時發動，而成都乘機響應，庶可集事。於是之洪遂歸重慶。在省黨人，亦分道四出，部署實力，陰爲之備。

自四月至七月，川民奔走呼號，清吏迄無所動。盛宣懷奏派李稷勳爲宜昌川路經理，厲行接收。鄂督瑞澂及端方電奏，川省集會倡議之人，類皆少年好事，並非公正紳董，請責成川督陳夔龍迭次諭旨，嚴重應付。股東會舉劉聲元入京叩關，由警廳勒送回川。趙爾豐於閏六月繼任川督，見事急，奏緩收川路，被嚴旨申飭。保路同志會乃擴爲民衆大會。黨人及各校學生雜入民衆中，宣傳最力。於是七月一日起，全川罷市罷課，並宣言從此不納糧稅雜捐，以抵股息。股東會中有散布川人自保之商榷書者，措詞尤激烈。十五日，趙爾豐突拘捕蒲殿俊、羅綸等九人，欲駢誅之。成都商民

駭走相告，羣以木版書光緒牌位，燔香頂禮，環跪總督衙門痛哭，爲蒲、羅等請命。清吏下令開槍，斃數十人。城外居民奔城下請命者，又殺數十人。自是西南附省數十州縣，更迭起民團，赴省營救，與清軍戰。黨人遂結合同志軍呼號而起矣。曹篤跳走南門與朱國琛等就農事試驗場裁木版，大書「趙爾豐先捕蒲、羅，後剿四川，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。」二十一字，於夜分投江中，乘秋漲順流。不一日幾傳遍川西南。篤即馳赴川西南各縣，陰爲布置。並派劉裕光走樂山、井研、仁壽、富順、榮縣、威遠各縣，密促諸黨人發難。黨人向迪璋，在雙流聞耗，亦聯絡哥老會、同志會。不一二日間，同志軍達雙流者，逾六七千人。環鄰八縣皆景從。是時黨人與民軍糅雜，皆以同志軍爲標幟。溫江則李樹勳、馮時雨。邛州則周鴻勳。新津則鄧子完。郫縣則張尊、楊靖中。仁壽則邱志雲、秦載廣。井研則陳孔伯、姚孔卓。榮縣則王天杰、李晁父、范華階、范受金。屏山則李燮昌。樂山則羅福田。榮經則羅日增。青神則趙南浦。余子靜。資中則周星五。各地同時蠭起，所部多者數千人，少亦數百人。十七日，同志軍與清新軍戰於江牌樓。新軍將校姜登選、方聲濤、程潛、張次方、陳錦江，皆革命黨人，各領兵督戰。令前鋒取自衛，勿得輒傷平民。登選兵至新津，聲濤兵至籍田浦，皆停止前進，使川南黨人得從容布置。於是王天杰即於是月二十三日，糾民團千餘人，託名保路，在榮縣布告起義，遠近震動。而彭山、眉山、青神、井研、仁壽、邛州、名山、洪雅、夾江、榮縣、威遠十餘州縣亦相繼響應，距武昌發難，尙十餘日也。

八月中，黨人鄧絮、鄧樹北等在屏山起義，事敗，樹北被執死之。二十日，文顯模、黃萬里、程石溪等舉義於隆昌，克之。九月十七日，曹篤、方潮珍、鄧子完率民軍數萬人分三路合攻自流

井、貢井。以自貢關繫全川財賦，在所必取。清防軍重兵堅守，攻之不下。防軍多滇籍，時滇省獨立，黨人曉之以大義，防軍即降。而富順亦相繼反正。

九月六日，黨人會省齋於墊江小沙河招集民軍數百人，進攻墊江縣城。縣吏遁，革命軍整隊入城，秋毫無犯。民衆燃爆竹，歡呼相賀。廣安有團練傳習所，教習學生數百人，多屬黨員，聞風來附，聲勢益振。於是更懸旗募兵，留少壯，汰老弱，選二千餘人，用新軍法，編爲一團二營，日夜訓練。是月二十一日誓師出發，連取大竹、渠縣、鄰水、廣安、岳池，而蓬溪、射洪、營山諸縣，皆傳檄而定。十月一日，開全民代表大會，舉省齋爲蜀北都督，張觀風副之。四川革命建號都督者，以省齋爲最先。

重慶爲川東重鎮，黨人張培爵、楊庶堪、謝持、朱之洪、楊霖等，以府中學堂爲機關，暗中活動。及爭路事急，培爵等日夜與黨人謀，各路黨人亦稍稍集重慶，共商起事，決疑定議。謀財政，周旋官吏，延攬黨員，則庶堪尸之。筦交通，任聯絡，徵器械，發縱指使，則培爵、持尸之。聯官紳，交客軍，通往來，則之洪尸之。治書札，草檄告，則向楚、董鴻詞、朱蘊章、陶閻、吳駿英分任之。熊兆飛、夏江秋則製炸彈。時端方率鄂軍過重慶，李湛陽以省親自廣州至。端方以湛陽在粵官巡警道，爲督練親兵統領，即以防軍統領屬湛陽，募新兵充之。黨人多投身其間，因得交通防軍。川紳施際雲代表端方，召集官紳商學於總商會。之洪、江濤等提議舉辦團練，際雲主團而不練。之洪力爭之曰，今各地盜匪竊發，不練無以資抵禦。重慶知府鈕傳善欲防民，以無火器詰之。黨人簡達西嘗筦川東團械，簿錄團槍鐵砲刀矛可數千，亦出一紙示傳善，衆議遂決。於是商會謀辦

商團自衛，士紳亦致力團練，以保治安。向楚、李時俊、劉祖蔭各分區集衆倡民團，皆先以黨人實其額，城中新兵陰樂爲黨人用。培爵等復命張頤等走夔府，萬縣，說黨人同時起義。以蕭參返榮、威、自貢，與諸黨人謀，投身同志軍。以陳育堂赴大竹，促張懋隆來渝，策進行。頤抵萬縣，端方所統鄂軍後隊適至。田智亮者，亦鄂軍中黨人，見頤則深語。謂武昌於八月十九日已起義，即爲書與頤，密傳資州、榮、威間之鄂軍前隊立反正。頤挾書，道梁山、墊江兼程返。時黨人但懋辛、劉光烈、張懋隆先後至渝，川東南革命形勢，乃稍稍呈露。黨人謀據渝起義，以應武漢，而未敢遽動。乃益陰聯鄰縣急圖之。於是高亞衡獨立於涪陵，發兵下酆都、忠州，分赴彭水，三州縣皆相繼反正。同時廖樹勛、盧相等舉義於長壽，劉揚、彭安國等舉義於酉陽，彭鑄臣、王楊氏等舉義於黔江，王顯書等舉義於合江，皆以重慶機關部爲革命樞紐。

重慶機關部初聞端方軍船運軍火，將過涪州，派謝持赴長壽伺而劫之，不濟而返。鄂新軍中蓋多黨人。川東黨人易在中、柳達識鄂軍中要人，乃屬在中、達齋鄂軍後隊書密致其前隊。涂傳爵亦攜黃興書返蜀，馳抵成都鳳凰山，以書予方聲濤。聲濤在新軍勢微，不敢輕動。黨人夏之時者，初隸陸軍十七鎮爲排長，駐成都。同志會起時，說總統周駿響應，駿謝不肯。九月初，奉令率步兵一隊調戍龍泉驛。乃以種族主義激勵士兵，人人感發。於是結駐驛新軍步兵一隊、騎工輜重兵各一排，宣布革命。衆皆和之。十五日夜，就附驛之土地廟誓師起義，衆推之時爲革命總指揮。即夜率兵東下，至簡陽，新軍附者百餘人。聞端方擁鄂軍駐資州，不敢前，乃渡河取北路東下。至樂至，防軍三百餘人又來歸。次日至安岳，安岳時已反正。休整三日，乃拔隊至瀘南。有合州代表白炳宣

等來，白之時，謂合州願自響應，不勞兵力，請速趨重慶。乃由水道抵江北黃葛樹，之洪代表重慶總商會至，述商會許遣之時銀二十萬圓，米百石，請勿入城。之時笑謝之，與之洪密劃步驟。之洪返經龍隱鎮浮圖關，說退水警巡防軍。歸報商會曰，夏軍之來無他，乃促渝人獨立耳。若拒不令人，則夏軍亦將自至。商會意解。於是之時亦兼程進抵浮圖關。天將曙，備整隊入城。重慶自聞武昌首難，九江、長沙、安慶、昆明、貴陽先後起義，人心已浮動。今驟聞外兵將臨，官吏兢不自保，特戒嚴。而黨人則奔走益力。會黨防軍，皆已密約待命。十月一日，士紳集總商會密議，推之洪往說之時，欲即以防軍統領李湛陽爲都督，免地方糜爛。湛陽聞之，流涕曰，吾有老親，不能當非常任。秩序如可維持固善，不可，願黨賢好自爲之。於是培爵、庶堪等益急備。石青陽與盧漢臣等密組敢死隊。二日，中營城防游擊隊先出商勇三隊，川東巡防營水道巡警及砲隊皆袖纏白號章以應。培爵躬率義師赴朝天觀城會，與會者二三百人。川東道朱有基先期遁，重慶知府鈕傳善不至，諸推之洪過李湛陽同往要之。巴縣知縣段榮嘉及鈕傳善乃先後至，鄂軍黨人田智亮等亦武裝與會。李鴻鈞、夏江秋、歐陽汝彬、陳崇功等手炸彈在傳善左右，周圍環持槍向之。傳善平日甚利口，今備於民氣，語吃氣阻，願書同盟誓約，與榮嘉皆剪髮繳印降。黨人挾以徇於市，傳善持庶堪手不敢釋。居民徧懸白旗。設蜀軍政府於巡警總署，衆推張培爵爲都督，夏之時爲副都督。通電全國，宣佈獨立。即日事定，兵不血刃。先是之洪以獨立事出城告之時軍，至通遠門，守兵未得傳善命，不敢開城，乃就城闕卑處，梯而下。未幾體育學堂學生軍亦至，本與之時軍約，如時開城，不者將進攻。朱蘊章叱守兵，乃剖鎖關之。之洪等至兩路口，遇之時軍，告以城中反正，遂率全隊入城安

民焉。

端方率鄂軍前隊在資州，鄂軍黨人得其後隊密書，已準備反正。至是，培爵等遣田智堯以兵三百人，挾炸彈八十枚，兼程往資圖端。智堯至資州，與鄂軍黨人密議，皆以爲非殺端方不可。議定，衆皆書押，剪辮髮，毀肩章，袖纏白布，以示決心。協統鄧承拔、標統曾廣大懼禍，夜縋城走。端方午夜聞變，與弟端錦持而泣。幕客勸微服遁，端方特於衆有恩也，不從。七日平明，軍士羣擁入端方坐帳，挾端方、端錦至天上宮行轅。端方曰，吾本漢族，投旗甫四世。吾治軍始湘鄂，而兩江，而直隸，遇士兵不薄，今入川尤有加。衆曰，此私恩耳，今日之事，乃國仇，不得顧私恩。遂揮刀刺之。全軍反正，舉蔡鎮藩爲統領，拔隊東下。過內江，助縣人獨立。抵渝，出端方、端錦頭貯鐵篋，漬菜油其中，以報蜀軍政府。

是時，下東瀘南，皆有黨人運謀其間。十月五日，潘大道、劉漢卿等舉義於萬縣。六日，王亮、孫吉五等舉義於夔府。盧師誦、晏祥武等舉義於雲陽。瀘州黨人亦同日以防軍獨立，建川南軍政府，推清永寧道劉朝望爲都督，溫翰楨副之。黃方爲川南軍司令，王秉章副之。於是川東南五十餘州縣皆定。

成都軍民交關後，清廷命端方、岑春煊查辦，並調鄂、黔軍入川彈壓。逾月，武昌起義，資政院奏劾盛宣懷誤國殃民，端方繼劾趙爾豐，復爲蒲、羅諸人昭雪。九月初五日，清廷命釋放蒲、羅等九人，責成其分頭開導。蒲、羅等爲哀告全川伯叔兄弟文，謂保路同志會之目的已貫徹無阻，勸罷兵息事。然各道民軍受黨人之激勵，決心扶義反正，非蒲、羅等所能動矣。既而資政院劾罷趙爾

豐，端方繼任川督，擁兵駐資州。爾豐惡其偏己，調巡防軍三十營入省自衛，尋遣吳鍾鎔、周善培與紳士邵從恩、陳崇基等謀，願扶持四川自治，往復討論。初欲以民政交從恩，從恩不可。乃決以民政交諮議局議長蒲殿俊，軍政交新軍十七鎮鎮統朱慶瀾。爾豐出關辦理川、滇邊務，釋黨人楊維、黎靖瀛等於獄。十月七日，遂宣布四川地方自治。殿俊稱大漢軍政府四川都督，慶瀾爲副都督，設軍政府於明蜀藩皇城官署。民家皆樹白旗，中署「漢」字，周以圓規十八，蓋取十八行省之義。軍政府宣布優待趙爾豐協約三十條，請爾豐仍主邊務，協濟款項，供應常年費兵餉歲四百萬。又請爾豐留成都，暫緩赴邊，以便遇事諮商。識者以爲隱憂。黨人持協約奔告重慶蜀軍政府，騰諸報章，逐條爲駁義。時黨人董修武在成都，見軍政府文告暗昧，民衆猶囂然於建立民國之義。乃約集同志開同盟會於西較場，宣講革命黨經歷宗旨，及各省光復情形。聽衆萬千，肅然無譁，多感激振奮者。乃知革命黨有所別於異姓改朔者矣。自宣布自治後，巡防軍廣集省城，同志軍就撫而來者亦衆。與陸軍巡防怨仇未泯，互相水火，鬩門時間。殿俊視事，許各軍休假十日，給三月恩餉。至期，索餉者紛集，則僅給餉一月，軍心不服。十八日晨，殿俊、慶瀾於東較場大閱兵，驟譁變，向將台發槍。殿俊、慶瀾走免。陸軍將校周駿、彭光烈與紳士議，乃共推軍政府軍政部長尹昌衡繼任都督，羅綸副之，而兵變始定。

趙爾豐於兵變後，用總督部堂名義出文告諭衆，已爲軍政府所疑。嗣得密告，知爾豐陰召鳳山、傅嵩愬率邊兵赴省，昌衡急開軍事會議謀對付。十一月三日，發兵捕爾豐至皇城，數其罪誅之。嵩愬兵已過雅州，彭光烈率師逆戰，邊兵皆投誠受編，川局大安。

成、渝兩軍政府，至紀元元年二月，商議合併爲四川軍政府，設都督府於成都。尹昌衡仍爲正都督，張培爵副之，而四川統一。

（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之一節）

四川光復記

郭孝成

成都自決裂後，各州縣之來援者，不及三日而達數十萬。執干戈，攜槍砲，環攻省城，人民箠食壺漿來迎。與巡防軍大小數十戰，雖各有勝負，而省城終未易下。於是東南兩路同志軍會議，先收復各州縣，然後再攻成都。八月下旬，同志軍遂分巡各州縣。自榮縣威遠犍爲以西，皆被同志軍收復。川黔巡防兵數千，東迎西擊，擾攘不堪。至十月初二日，重慶獨立，而後戰事始息。同志軍統領秦載戩、陳孔伯輩，皆力戰陣亡。民團死傷者以萬計，巡防軍數千，亦所餘無幾，而居民之被防軍殺戮刦奪者，更不可勝計矣。溯自七月罷市以來，全省交通斷絕，凡信函過境，必嚴加檢查，而同志軍之防範，尤爲周密。從資州富順瀘州以南，爲同志軍之勢力，以東則滿清官府之勢力。蓋東路爲蜀鄂要道，趙爾豐遣重兵把守，端方又率師來援，加以重慶黨人機關，方與各省聯合，圖謀大舉，知同志會勢不可假，屢戒黨人毋輕舉，以潛養勢力。川東一路，表面雖極靜冷，而籌備實力，甚爲迫切。故重慶一呼，數十州縣，即日光復，較之川南，收功尤速者，以其有統系之計畫，且名正言順，易於號召也。緣重慶本爲黨人西部重鎮，本年三月廣州失敗以後，黨人愈憤愈勵。各省分途派人聯絡，將謀大舉。用特派員至渝，適逢罷市，道途梗阻，交通斷絕，省城及各州縣，未

能聯合一氣。僅就渝附近力所能及者，密爲布置。九月末，事已成熟，會黨入夏之時，率新軍數百人，在龍泉驛反正，由安岳來渝。十月初二日，遂宣告獨立。歡迎夏軍入城，官吏俯首聽命，紳商學界，備極歡迎，兵不血刃，垂手而克復名城。雖時勢使然，亦由任事者慘澹經營，有以致之也。重慶黨人機關，素爲張培爵、楊庶堪、謝持等經理，張爲中學堂監督，學識宏通，胸襟闊大，學生咸敬愛之；辦理黨事數年，外人無知之者。楊任中學堂監督，氣宇清華，才學宏博，官紳商學界，咸尊仰之。此次官吏之毫無反對，處置得宜者，皆渠力也。謝前在省城，與張致祥謀舉事失敗，游吳楚燕秦，屢有所圖，多不遂欲。堅忍沈毅，愷悌多智，誠懇樸質，有儒者風。當未舉發時，以三君之才，合黨人多數賢豪，熱心布置，故川東上自內江，下至涪忠各州縣，皆由黨人於前後數日，宣告獨立。西北一帶，久爲同志軍占據，一聞重慶獨立，均紛紛來屬，以其辦事人亦多系黨人也。惟瀘州清道劉朝望，合余大鴻與徐某之巡防兵數千人，聞重慶獨立，亦隨即宣告獨立，自稱都督，余爲參謀。後以巡防潰散，余率數百人來渝投降，勢不可支，遂取銷都督，電請渝派人接事。當即由重慶軍政府派人前往接辦。萬縣則由巡防統帶劉漢卿反正，雖曾稱副都督，旋亦自願隸屬重慶，取銷都督。全川大局已定，惟待成渝之聯合耳。

當重慶宣告獨立時，以趙爾豐據省城，端方駐資州，民賊未除，生民塗炭。擬布置略定，即日出師討賊，光復蜀都。十月初八日，聞鄂軍已誅端方，省垣亦於初七日宣告獨立，正都督爲蒲殿俊，副都督爲朱慶瀾。衆方慶全川光復，民賊已誅，可不再興師動衆矣。過數日，忽傳來趙藩密約三十條，有種種可羞可惱之條件，卑鄙無狀，人人憤懣。復咸請出師，申罪致討，布置甫定，消息

更急。又聞十八日省城兵變，蒲朱逃匿，新軍巡防營全體潰散，公財私產，虜掠一空，殺人縱火，糜爛不堪。於是重慶軍政府，乃急出師赴援，叛兵遂四散，而招撫來渝者亦不少。查省城擾亂之原因，以黨人前因同志會圍成都，趙賊戒備甚嚴，不易活動，故多去省城而各歸故里，謀舉大事。蒲趙訂約事，原極秘密，及發表後，雖人人有反對之心，而黨人留省城者甚少，勢微力弱，亦無如之何。乃急遣人來渝請兵，一面聯絡同志，謀即日推倒之。留省城之黨人，有尹昌衡、董修武、王禱昌、周炯伯、方聲濤諸人，連日會議。蒲知黨人反對甚力，自願以軍政財政全交黨人，已專任民政事。衆以趙賊未除，密約不破，難與言合。蒲本有才之人，惟此次處事，心志紊亂，所用多卑鄙之徒，事事漫無頭緒。獨立後，許同志會民團數萬人入城，與衆兵士皆放假十日，於是茶坊酒店，妓館歌臺，備極混雜。甚至軍政府門首，亦有殺人刦掠等事，而蒲朱皆不敢過問。十八日於東校場點名，兵士強索恩餉，未應，遂譁變，四出搶刦，無所不至。約計此次損失，不下二千萬金。幸重慶早派兵四路防堵，尚未大擾外州縣。計重慶出師分三路，一由瀘州取道嘉定至邛州，以防趙賊竄入西藏，一由自流井資州到省，一由川北路到省。至於外省援兵，十月底，黔軍至重慶者約二千人，至瀘州者約二千人，將官兵士，與渝辦事人，極爲融洽。滇軍冬月初，至叙府者祇一梯團，聞尙有大隊續來，另有一枝由寧遠入川。叙府各處人民，始多懷疑莫釋，渝軍政府宣告人民，以滇軍爲援川而來，實無惡意，羣疑始解，且派員招待，故滇軍感情亦甚洽。鄂軍在資州誅端方後，川人極感激，欲挽留整理蜀事。彼以武漢戰事方殷，急欲回鄂助戰，不果。但沿途極受歡迎。此客軍在川情形也。省城遭十八日兵變事，擾亂至一晝夜，全城成無主治的狀態。十九日，尹昌衡馳往鳳凰山，

招集新軍數百人，涕泣誓師，衆咸感激用命。乃復收集散亡，重整秩序，與方董王周諸人組織一切，俾省垣重得光復。此又不幸中之幸也。

重慶獨立時，稱中華民國蜀軍政府。以全川各地，尙未宣告獨立，故不得不建一軍政府，以圖進行而謀統一。正都督爲張培爵，副都督爲夏之時。省城當蒲朱宣告獨立時，稱大漢四川軍政府。及兵變後，經尹昌衡等光復，祇稱四川軍政府，尹昌衡爲正都督，羅綸副之，董修武周炯伯王騎昌諸人，均任要職。斯時全川之統治機關，惟存重慶成都兩軍政府。大致東南各地，暫隸重慶軍政府，西北各地，暫隸成都軍政府。然兩軍政府，皆亟欲聯絡，以靖內亂而謀北伐。其磋商分治或合併辦法，頗有頭緒。重慶蜀軍政府，擬合滇黔援川軍隊，不日逾漢出秦，與我北伐南軍，會於中原，以掃穴犁庭，驅除韃虜。至於地方匪亂，已各派有安撫使，隨帶軍隊，當不難指日收平。西藏事早已籌畫一切，但此時兵力財力，兩皆不逮，故不得不稍待後日之經營。以上所述，乃四川光復之大概情形也。總言之，四川因路事致全省人民搖動起義，各團體性質又極複雜，加以未能在省城發難，故發難早而收效遲。其辦事之困難，及人民所受之苦痛，皆比各省尤鉅，有識者自知之。成都初定，諸事草創，惟以十月十九日之回復秩序，十一月初三日之誅趙爾豐，及收滿城軍械等事推之，其措施頗稱得當。至重慶蜀軍政府辦事諸人，皆能同心同德，共維大局；張夏兩都督，性極平和，虛心善納，處事亦頗靈敏。如押解林畏生回鄂，槍斃蘇伯淵等四人，及捕殺清營務處總辦田徵葵，遣散巡防軍等事，皆能處置得宜，可稱有勇知方。茲再將重慶蜀軍政府及各州縣之大概情形，列叙如下：（一）獨立之初，所派各州縣之聯合代表，未能盡屬得人，時或與各地稍生惡感。嗣復

各處派有妥人任安撫使，辦理周詳，民情歡洽。（一）各州縣黨派不一，有不得志於地方者，或以個人資格，或以衆人名義，來軍政府痛言地方之糜爛，求軍政府委以重任。既任重職，彼遂得爲所欲爲，故往往有州縣本無事，或事尙未就緒，實無大壞敗，而因軍政府派非其人，反至大起衝突者。凡事草創時人材闕乏，急不暇擇，往往生出流弊，不獨此事，又不獨四川已也。嗣經竭力改良，各州縣皆已派有公正明達之代表一二人，來渝組織參事會，會議要政。並由軍政府另派調查員，往各處採訪一切民情，如以後委任得人，此弊庶可免矣。（一）各州縣練兵，過多者千餘，少亦數百，購械給餉，耗費殊多。地方財政，各欲自專，公款多者，且欲據以自豪，商務滯塞，鹽政梗阻。事未發時，人人逃避，一旦揭破，人人自號黨人，各各皆是志士。以主張共和之故，不得不委曲求全，多謀位置，以致人浮於事，而事不理。當起義時，人不敷用，聊以備數。此輩一旦在位，則頗不易更換。迨有才有學者至，而反不得辦事；有氣節者，亦多望望然去之。此一般通弊，恐不祇四川爲然。重慶蜀軍政府，屢次籌商補救之法，擬由統一軍政財政下手。軍政則練兵加以限制，購械亦須認可，財政則畫分地方財政，中央財政，復於重慶專立鹽政一科，整頓鹽廠，以振商務而濬財源。自流井本亂地，今已得重慶派去之中軍平定，並於各處清理銀行，餘事亦在次第舉辦，大局日臻安定矣。

成都光復，蒲殿俊以訂約事，頗爲黨人所詬病，然當時具有苦心，茲錄川函二則於下，以見斯事之曲折。

成都來函云：蜀中自七八月以來，被逆賊趙爾豐等，淫威蹂躪，郵電不通。東南各省光復，成

都均無從聞知。同志會代表蒲羅鄧諸君，自九月二十四日出險，得外省友人函告東南各情，蒲羅諸君即思起義。奈趙賊有親信巡防營數千以自衛，新軍統制朱慶瀾，又係趙賊之私人；且槍械俱無，莫可如何。始密派同志會健兒，至資州，運動鄂軍，速斃端方。影響及於重慶，十月初二日，宣布獨立。惟重慶兵力本單，趙賊聞信，擬派大兵到渝反抗。蒲羅諸君恐渝難敵，又致糜爛川東，不得已，始用種種威嚇手段，阻趙之行動。適清將軍玉崑，先自繳械投誠，力任保護，並囑勸趙賊止兵抗渝；且行一時權宜之計，與趙賊訂約，使趙賊交出兵權。初本欲俟趙入藏，中途要擊，以免城內用兵，波及無辜。不意趙賊於初七成都獨立以後，猶復擁兵自固，陰爲鬼蜮，縱使部曲，肆行劫掠，並唆誘防營，遂成十月十八之變，使成都重罹兵火浩劫，慘不忍言。事急時，蒲君暫避同志會，衆公舉尹昌衡君爲正都督，羅綸君爲副都督，復將成都漸次平定。乃趙爾豐仍駐舊督署，尙敢召集散卒，徵調邊兵，欲謀盤踞川省。尹都督諸人，多方籌畫，一面遣散趙賊死黨，一面喻兵士以大義，於十一月初三日嚴密布置，圍攻趙賊。先派多數軍隊，嚴守舊督署附近各街，均將柵欄緊閉，於柵外席地而臥，各軍皆舉銃作放擊狀，以防該賊逃出。於是從南門城樓放大砲轟擊，幸不多時，即將趙賊擒獲，即行正法。尹都督隨帶軍隊，將罪大惡極趙賊爾豐之首級，傳示各街，以快人心，川中大定云。

又函云：重慶軍政府憫同胞被慘禍，恨趙賊入骨。夏都督視師赴省，以圖救援成都，士民無不歡感。惟重慶軍政府激於一時公憤，謂蒲君等與趙賊訂約，大爲失計，遂加駁詰。其實於蒲君等當日訂約之苦衷，不免誤會。彼時趙賊手握重兵，不但兵戎相見，全城受害；且新軍統制朱慶瀾，係

趙之私人，新軍不爲我用，蒲君等倘不設法收趙賊兵權，任趙賊盤踞成都，城堅砲利，將何以施爲？且省外又無重大援兵，即有聯軍助攻，趙賊據城以戰，即令城破賊亡，人民已無瞧類。故蒲君等訂約時，擬俟趙賊赴藏，中途要擊，以免波及城民，實爲一時權宜之計，良有苦心。原期擊趙於途，安有接濟軍餉之理，又安有割藏與趙之意！故成都人士對於重慶軍政府之救援，深感其熱誠，而對於駁詰一層，則力與辯白。今首惡既誅，蜀中大定，嫌疑俱釋，現彼此均甚和睦，共圖統一之效云。

四川滿人投降文 花翎二品銜蒙古漢軍八旗協領官前署建昌鎮總兵河清、陸軍糧餉局會辦全川財政補用道澤宣謹啓，中華民國漢軍政府執事諸君鑒：竊爲天道好還，理所必致。然清皇攝政二百餘秋，我漢人生逢斯時，而脅迫投旗者甚多。因見代遠年湮，昔成自然之理。在清之日，則以我爲滿人相看，今知天命將終，而國祚改易，江山仍還舊主，睹此大局情形，我漢軍不得不返旗還漢，原業歸宗，何敢愛清室一官，而不念祖宗乎！因此久懷返本之想。奈省垣大僚，查訪甚嚴，同志者藏頭縮尾，只得坐待同胞好音。頃聞貴軍政起義，興師入川，望風投降，數十郡府州縣，而均得優禮相待，萬民無驚，何有獨不容滿人投誠之令諭？刻今省城大局，百姓扶老攜幼，逃亡者日有千百數計。際此時艱，睹此慘狀，苦莫苦於斯時，慘莫慘於此情也。古者督軍元戎，而舉仁義之師，大兵到處，無不以民命爲重。諒仁者之師，必能開恩赦宥於無辜。鋼刀雖利，而不殺投降之卒，爲何有不容滿軍投誠之命令？但此得之傳聞，不知確乎？果係有此，既不容滿人投誠，而滿人有自漢人投旗者，始初被滿軍脅迫不得已投之也。若今概不分別漢人投旗軍之由來，而加殺害，何異袁豆之詩，